

สะพานแห่ง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จากการณีศึกษา A Review of “Precious Volumes”

沟通古今中外的桥梁 ——读《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The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Precious Volumes”

หลี เหวนชูย¹

บทคัดย่อ: แดเนียล แอล โอเวอร์รีเมเยอร์ เป็น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ชาวตะวันตก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Precious Volumes งานของเขานับเป็นการแนะนำและสืบค้นงานด้านนิกรายหรือสำนักท้างศาสนาช่วงสมัยหมิงถึงชิงตอนต้น มีการจัดระบบข้อมูลและวิจัยข้อมูลดังกล่าวเพื่อศึกษาคุณค่าของงานเหล่านั้น แต่สิ่งที่น่าสนใจ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คือ การตีความ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คาดเคลื่อน ก่อ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ผิด แต่แ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เช่นนั้น ก็ไม่ได้ทำลายคุณค่าของเอกสารเหล่านั้น มุ่งมอง วิธีการและระบบความคิด ยังคงกระตุ้นให้เกิด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การนำไปใช้งา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อีกมากมาย

คำสำคัญ: Precious Volumes แดเนียล แอล โอเวอร์รีเมเยอร์ นิกรายและสำนักท้างศาสนา

¹ หลี เหวนชูย (มาเลเซีย)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โท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ตจีนโบราณ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านจิ่ง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李文辉(马来西亚) 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Lee Boon Hui(Malaysia), M.A. (Candidate) Majo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P.R. China
ปีที่ 1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8

摘要: 欧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是西方宝卷研究的首席学者，其著作《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Precious Volumes)，介绍与探讨了明清两朝初期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宝卷文献，整理了宝卷文献及研究资料，并揭示宝卷的文献价值。全书最大的遗憾，在于欧氏错误判断《皇极宝卷》的年份，导致论述发生谬误。虽然如此，却无法汨没全书的价值与精彩。《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的研究视角、方法及宏阔思维，仍能予人以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 宝卷，欧大年，民间宗教

Abstract: Daniel L. Overmyer is the most famous western scholar who studied the 'Baojuan'. In his *Precious Volumes* has introduce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ligious sect between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hich we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revealed and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Unfortunately, he failed to judge the year of the 'HuangjiBaojuan' ,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confusion in his discussion. Even so, we still cannot neglect the valuabl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recious Volumes*. From *Precious Volumes*'s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thod and its cogitation, it still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works.

Keywords: Precious Volumes; Daniel L. Overmyer; religious sect

东亚以外的海外汉学领域，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俨然是宝卷研究的首席学者，这在西方学界已是咸认之共识。¹其专著《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Precious Volumes），1999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2012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纂行《宝卷》之中文译本，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编译丛刊”²，全书四百余页，介绍与探讨了明清两朝初期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宝卷文献。展卷披读，既感佩著者学识之渊博，亦赞叹著作蒐求之丰富，研讨之深刻。惟其中犹有值得商榷之处。兹不揣谫陋，对该书内容稍作臧否，就个人阅读感受与学术兴趣略陈己见。

一、积厚之作及其学术价值

从学术历程的积累而言，《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可视为欧大年于中国民间宗教及宝卷研究之集大成。欧氏开西方宝卷研究风气之先，早在 1976 年，他便撰有一部论及宝卷的著作，这部著作即时隔十七年后，正式被中国翻译出版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³1986 年，欧大年和焦大卫（David K. Jordan）合著《飞鸾：中国民间教派面面观》，研究对象则是台湾民间教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¹ (美)伊维德, 霍建瑜(译)《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载《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5卷第6期，页18。

² 论著英文全名初作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中译本仅取“宝卷”之意。参见(美)伊维德, 霍建瑜(译)《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载《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5卷第6期，页18。

³ 论著英文原题为 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美)伊维德, 霍建瑜(译)《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一文将之翻译成《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教》。

๖๗ ฉบับที่ ๑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๕๕๘

社, 2005)。而《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正是在上述两部著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¹

作为欧氏宝卷研究的积厚之著, 《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窃以为, 约略可概括为两点:

(一) 钩沉爬梳宝卷文献及研究资料。起讫上世纪 70 年代, 欧大年致力搜集、整理宝卷文本, 以及相关研究资料, 其成就引人瞩目。²《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对诸经卷文本进行深度分析, 旁征博引丛缀大量材料, 严密且系统地展开论述、总结与评论。此外, 卷末附有“附录”与“引用书目”, 详细地著录了书内所提到的 34 部宝卷, 以及胪列 106 种参考资料。其中尤以“引用书目”之学术价值为高, 为研究者提供了海外宝卷研究的讯息。

(二) 揭示宝卷的文献价值。欧大年坦言之所以关注中国民间宗教教派, 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影响。³其研究指向文化与自然条件和相应的社会情况, 巧妙地将宝卷作为切入点, 研究视角见微而能洞达知著。不仅分析宝卷的内容与结构, 探讨这类文本传统的起源和发展。论述过程之中, 更旁及教派组织、宗教信仰、文本传播、社会背景、伦理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 为我们揭示了宝卷作为中国宗教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文献资料之价值与意义。

¹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 马睿译《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序》, 页 1。

²台湾王见川等编纂《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新文丰, 1999), 资料来源包括欧大年所收藏之宝卷。

³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 刘心勇、严耀中, 邢丙彦、陆惟信、田金星、蒋小雯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页 287。

二、西方研究旨趣的启迪与联想

基于个人学术经历，《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最令笔者感兴趣之处，还在于它采取多元维度观照宝卷，致力求索文本传统的源头，其结果看似徒劳无功，却反映西方研究重发明的旨趣。兴许是无心插柳，多元多源的考查，指明了宝卷的杂糅特质及生命力顽强的原因。

《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纵观儒释道典籍、本土佛经、变文、讲经文、禅宗经籍、净土宗的仪轨和忏法文本、早期的三部佛教宝卷、全真道教及其他可能渠道，探寻 16 世纪教派宝卷的源头。同时又据教派宝卷自身结构与内容做多方面的比较，钩稽同类文本之间的发展脉络。尽管终未能给宝卷的诞生给出一确切答案，却为我们揭示出宝卷作为民间宗教经卷，兼容儒释道等内涵，杂糅的性质意味其渊源理应是丰富而且多元。

首先，据末世观而论，佛教有“劫”的时空观，“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自此天地以前，则有无量劫。每劫必有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数不同。今此劫中，当有千佛，自初至于释迦，已七佛矣。其次当有弥勒出世，必经三会，演说法藏，开度众生。”¹宝卷直接吸收佛教劫变与弥勒救世观再作改造，自不待言。然而道教亦“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²撇开精湛宗教哲理不谈，元代戏曲大量搬演神仙道化剧，道教救度有缘人脱离世间苦难的主题，恐怕更深入民心。欧大年表明已有学者“讨论了

¹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1095。

²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1091。

ปีที่ 1 ฉบับที่ 1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58

好几个以全真教主题和人物为基础的元曲”，“我们再次看到教派作者很有可能从这些来源了解这一传统。”¹省思 2012 年沸沸扬扬的世界末日论，遍览世界其他宗教信仰，“末世”与“救世”可说是许多宗教的“母题”(Motif)。

其次，就教义哲理而言，宝卷宣扬的“真空”与“家乡”，虽是吸取了佛教禅宗义理与净土宗彼岸思想，其中何尝没有道家道教贵“无”的影子？而宗教既出世亦入世，自然无法回避儒家的影响。关于宝卷在佛典之外兼采儒道之说，欧大年辟有专节，援引学界研究硕果，予以坚实论证，兹不复赘述。²倘翻查宝卷经卷，也能频频见着儒释道的字句，如《破邪显证钥匙经》曰：“本来大道原无二，三教原来总一般”、“一僧一道一儒缘，通入心空及第禅”³，《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曰：“释迦佛，无佛相，倚谁修行……孔圣人，想当初，无有师傅……说老君，想当初，无有圣像”。⁴因此，追溯宝卷之渊源，可以佛教为主，兼融儒道及其他影响源，毋须偏执源于一宗。宝卷儒释道的教化，源头的多元与内在的包容，更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及道德价值，形成稳定的精神信仰与宗教情感，足以经受时代嬗变而存留迄今，甚至超越空间的藩篱。

远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仍可觅得明清教派宝卷的遗存。笔者曾接触马来西亚“真空教”，此番阅读《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按该书“引用书目”查考文献，从而架起箇中关系。原来“真空教”

¹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 45。

²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 126-130。

³ 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台北市：新文丰，1999)，页 148。

⁴ 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台北市：新文丰，1999)，页 208-209。

传自中国，是清朝末年创立的民间宗教教派，创教者廖帝聘亦称祖师，他编撰的《报空》、《三教》、《报恩》等经卷，模仿了罗清的教派经卷。罗香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考镜真空教源流，认为该教沿袭罗清教派经义（惟罗氏以为罗清教派属佛教一脉，与真空教存有异同，笔者不赞同），也受到“江西地区之一般佛教、与龙虎山天师道，乃至清初被禁止后之天主教潜留意识所影响”¹，此处点出了民间宗教的杂糅特征。而论真空教各经卷，则分析“其编制多参采宝卷格式，故《报空经卷》亦称《报空宝卷》。其内容，除长行即叙述或说理文外，每缀为唱词，音节自然，读之有类颂诗”²，“将空道命义，制为唱词，或七字为句，或依照《龙经》与《销释真空宝卷》之唱词作法，每行首三字，次三字，又次四字，而合以为句。唱词中、复系以散文长行，与一般宝卷殆相似焉。”³而马来亚大学苏庆华教授《独立前华人宗教》一文介绍真空教经卷，便直接写作《三教宝卷》、《无相宝卷》、《报空宝卷》和《报恩宝卷》。⁴据笔者观察，真空教经卷是纯粹的教派文本，不讲唱故事；结构与传统宝卷大同小异；内容体现上文所提到的儒释道杂糅性质，真空教也摘引《佛说高王观世音经》、《高上玉皇心印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大学》、《中庸》、《罗祖咒》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经籍布道说教，《三教宝卷》径以“三教”为题，更是一目了然。除了真空教，马来西亚别有一“先天道”，

¹罗香林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香港：中国学社，1962），页210。

²罗香林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香港：中国学社，1962），页108。

³罗香林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香港：中国学社，1962），页139-141。

⁴林水棣、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三）》（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436。

ปีที่ 1 ฉบับที่ 1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8

该教派信奉之至高无上的神祇为“无极圣母”，也叫“无生老母”。¹笔者对先天道派陌生，据悉此教派亦有自家经卷，²推测其敬奉“无生老母”，且来自中国，极大可能属清末民间教派一脉之分流。

综上所述，多元维度的考察，容许我们有驰骋的空间，从古至今，从原乡到异域，讨论了宝卷赖以继的信仰根源，及其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扩散性。

三、错断《皇极宝卷》年份，分析成架空之论

在肯定《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的价值与意义之际，我们还须审慎地阅读与使用这部论著。兹因宝卷文献的不断发现，研究质量的不断提升，中国内地的宝卷研究成果也倒映出欧氏论著存在的错误与缺陷。

必须承认，《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是一部严谨的论著，该书的中文翻译也极为认真，虽有繁简字的极细微错误，大醇小疵，依然是瑕不掩瑜（《泰山东狱十王宝卷》实为《泰山东岳十王宝卷》，译者把繁体“嶽”误作简笔“狱”字）。全书的最大问题，乃是误将《皇极宝卷》（全名《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判定是“所知年代最早的先行文本之一”，该宝卷“最主要的贡献，要数它用了‘宝卷’这个术语”。³

1991年10月，在李世瑜的穿针引线下，欧大年有缘得见路工所藏之《皇极宝卷》，宝卷为经折装，两卷本。上卷末附有题识：“宣德五年孟春

¹林水稼、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三）》（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435。

²先天道有经卷的讯息，见自（美）伊维德，霍建瑜（译）《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载《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5卷第6期，页19。

³（美）欧大年（Overmyer, D.L.）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104。

吉日刻行”¹，封面“居中人物是一尊佛，两边各有一位蓄须的汉人男子”，欧大年对于无法考证出彼等身份而耿耿于怀：“在佛两边的两个人物不是佛”，“书中所看到仅有的一对教祖的名字分别是‘明’和‘暗’，不过他们在书中并没有被赋予主要角色。我本人至今仍对此感到不解，欢迎诸位读者指点迷津”。²可是，这并不影响欧大年对宝卷所志年份深信不疑。

《皇极宝卷》所志“宣德五年”，即1430年。欧大年认为该文本是最早的宝卷，亲自执笔属文，与李世瑜联名发表文章披露此文献。后来李世瑜对“曾与欧大年先生联名发表的主张最早的宝卷为宣德说予以否定，而对于正德四年说予以否定之否定”。³1998年，车锡伦《中国宝卷漫录四种》认为上述题识均是作伪，结合《皇极收圆宝卷》判断“两部宝卷所属的宗教即三极同生教（或称‘一步皇天道’）掌教的是‘暗天’‘明天’，亦即《收圆宝卷》中所说的明、暗”⁴，既解开了欧大年悬而未解之惑，却推翻《皇极宝卷》乃早期文本之说。之后，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再次重申《皇极宝卷》“编写和刊出的时间应在明末”。⁵李世瑜与车锡伦考证方式不同，结论殊途同归，二者在宝卷研究上造诣高深，对《皇极宝卷》非宣德四年所编撰的论断当足以据信。

¹ (美)欧大年(Overmyer, D.L.)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64。

² (美)欧大年(Overmyer, D.L.)著；马睿译《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页64。

³ 李世瑜著《〈宝卷辑本〉导论》，载陈平原主编《中国俗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3-15。

⁴ 车锡伦《中国宝卷漫录四种》，载《文献》杂志编辑部编《文献》1998年2期(总第76期)，页163-170。

⁵ 车锡伦著《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507。

๔๗ ๑ ฉบับที่ ๑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๕๕๘

耐人寻味的是，《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未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于是遂如车锡伦所言：“欧大年教授把这部宝卷作为‘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民间）宗教经卷的早期模本’，对其内容和价值的论述尽管非常细致，但这些分析是架空之论”¹，牵一发而动全身，《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的部分内容，尤其最初几个篇章，行文相互关联，也就导致论述与论断发生谬误。

四、结语

欧大年所著《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析论明清民间宗教教派宝卷，考察经卷源流，揭示宝卷在研究中国宗教史与社会史的文献意义。而书后所附之著录与书目，更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虽然错判《皇极宝卷》题识年份，是论著的一大遗憾，却无法汨没全书的价值与精彩。特别是著者在理性与严密的论述之间，偶发大胆与冒险的设想，令人看见中西方治学，前者重考证，后者重发明的两种旨趣。在论著的启示下，采取多纬度的观照与思考，遂得见宝卷实杂糅儒释道，并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扩散性。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的研究视角、方法及宏阔思维，颇有其独到之处，仍能予人以借鉴与启迪。

¹车锡伦《关于宝卷之作伪和〈佛说皇极结果宝卷〉产生的年代——兼谈（美）欧大年〈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这篇文章载于“泰安车锡伦的博客”2012年7月，网址：<http://blog.sina.com.cn/u/2133385583>。

參考文献

王见川, 林万传编 1999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 台北市: 新文丰。

车锡伦著 2009 《中国宝卷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 马睿译 2012 《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 欧大年 (Overmyer, D. L.) 著; 刘心勇、严耀中, 邢丙彦、陆惟信、田金星、蒋小雯译 1993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香林著 1962 《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 香港: 中国学社。

陈平原主编 2011 《中国俗文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水壕、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 1998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三)》, 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唐) 魏征, 令狐德棻撰 《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6 次印刷。

车锡伦《中国宝卷漫录四种》, 载《文献》杂志编辑部编《文献》1998 年 2 期 (总第 76 期), 页 163-185。

(美) 伊维德, 霍建瑜 (译) 《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 载《山西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5 卷第 6 期, 页 18-24。

车锡伦《关于宝卷之作伪和〈佛说皇极结果宝卷〉产生的年代——兼谈[美]殴大年〈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这篇文章载于“泰安车锡伦的博客”2012 年 7 月, 网址: <http://blog.sina.com.cn/u/2133385583>。